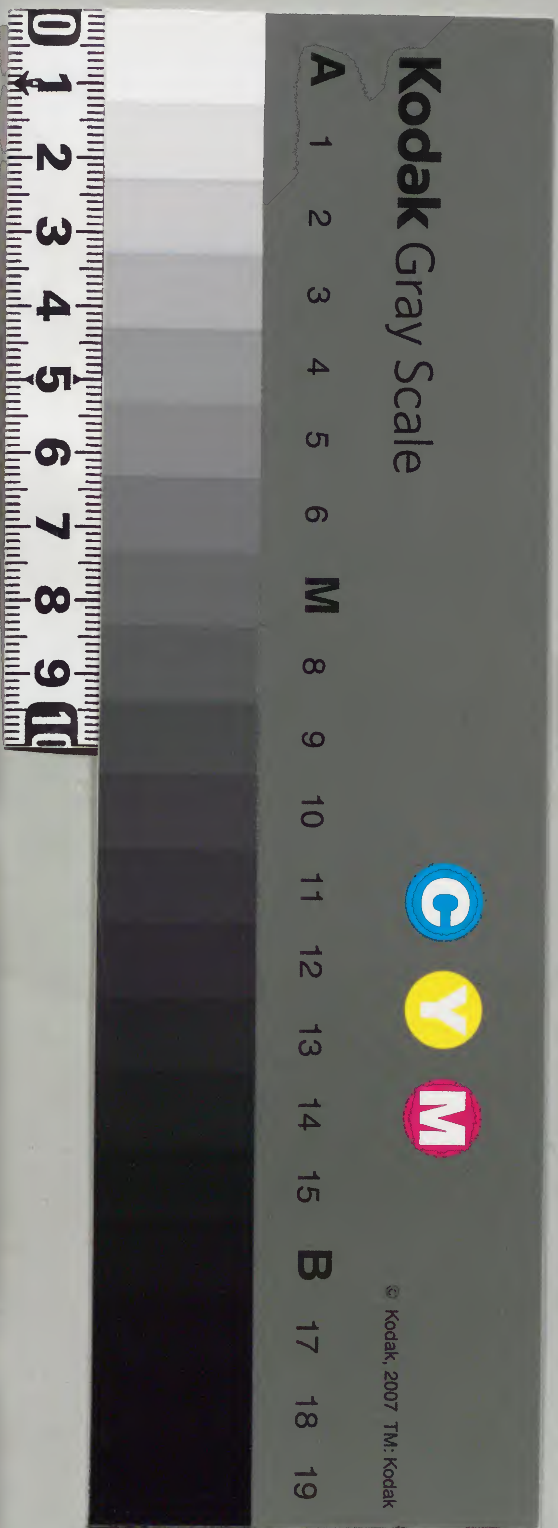


前漢書
目叙錄

卷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1)
函號	別 10 1

漢書
特十号丙
一八三六號
共五册



前漢書叙例

漢書卷之六

漢

蘭

臺

令

吏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

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

服應曩說疎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勘蔡氏纂集尤

為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

多惑顧召幽大俾竭芻蕘匡正睽建激揚鬱滯將以博

前漢書叙例

七

五首

喻宵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
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
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
不耻在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推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
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
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
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
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
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

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三十四卷分爲兩
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
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
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傳族旣無
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
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
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比之由與未
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
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

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
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
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
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
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
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脩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
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

一代文采空韞精竒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
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閒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
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
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
出異端徒爲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
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纂旁究蒼雅非苟臆
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
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
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

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下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倚撫利病顯前脩之紕僻勝已識之優長乃効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閑絕岐路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宋祁曰

景祐開余請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今九江太守

初名重改名

應劭字仲瑗

字仲瑗

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

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

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

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

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

一云阿

魏太和中為博士

止解司馬相如

卷一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

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彥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

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

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
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

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

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敬義○宋祁曰景祐余

靖校本云劉寶字道字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駙史記序云

莫知氏姓韋稜續訓又言宋詳而劉孝標類先以爲于瓚鄴元注水經以爲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爲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爲建威將軍晉中興去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彪誅之

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

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

且其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爲于瓚乃是

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瓚天子傳曰錄云祕書校書郎中傳瓚校古文穆

天子傳曰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蓋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衆家訓

義此瓚疑是傳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類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傳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

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

祕書監都督徐充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

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撰荀悅漢紀音義。宋祚曰景祐本校本存字節淵

叙例終

景祐刊誤本

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敘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二學當否號曰漢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見續則其末倚撫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眾篇自是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

略裁以已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總先儒注解

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

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

以聞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啓卷具知

諸家注釋名氏爵里已附注于顏師古敘例之下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

侍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臣秘○宋祁曰漢書中有臣秘者乃張佖江南人歸本朝太祖收諸偽國圖書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

皆題名卷末

景文公祁所用諸本參校具列如左

古本顏師古未注以前本

唐本張唐公家所得唐本

江南本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

東原榮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尚在御府故流傳人間初外氏先君丁希韓通籍唐思殿因見江南本愛賞之無緣借出參校遂以薄紙券手抄錄及歸各寫於家本幾年而後畢

舍人院本江南本在舍人院亦曰舍人院本

淳化本國朝會要曰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命陳充阮思道尹少蓮趙況趙安

仁孫何校前後漢異遣內侍裴愈賈本就杭州鏤板

景德監本國朝會要曰咸平中真宗命刁衍晃迥與

年同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章句不屬名氏變錯除無考據外傳

訪羣書備觀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一卷簽正三千餘字錄為六卷以進

景祐刊誤本景祐元年九月詔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偽恐誤後學臣

謹參括衆本旁摺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開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九十九字

我公本今不詳何人

燕國本

曹大家本

陽夏公本

晏本

郭本

姚本

浙本

閩本

今本用宋景文公本校定外復將諸本參校具列如左

熙寧本熙寧二年參知政事趙抃所新校漢書五十册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

卷子古本舊本

史館本舊本

國子監本宣和六年本

陳和叔本熙寧中所校

邵文伯本

用景文本校

謝克念本

用景文本校

楊伯時本

用謝本校

李彥中本

用楊本校

張集賢本

張瓌得唐世本校

王性之本

用景德中監本校

趙德莊本

用秘閣本校

沈公雅本

用秘閣本校

王宣子本

用秘閣本校

今本注末人諸儒辯論具列如左

蕭該音義

司馬貞索隱

孫巨源經綸集

學官考異

章衡編年通載

楊侃兩漢博文

漢書刊誤

楚漢春秋

史義宗本

西京雜記

朱子文辯正

孔武仲筆記

二劉刊誤

劉敞

劉敞

劉奉世

紀年通譜

顏氏曰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
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
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自顏氏之後又幾百年
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
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雖黃所
加字一從古偏傍毫釐靡不是正其所校本凡

十五家文有殊異皆兼存之疏於上方其間或
有名儒辯論亦附於是今一依是本謄寫故於
注釋之下凡景文所附者悉從附入以圈間之
使不與舊注相亂又自景文校本之外復得十
四家善本逐一雖對大抵皆祖景文之本然則
是書之刊亦可以謂之不苟矣伏幸詳鑒慶元
嗣歲端陽日建安劉 之問謹識

前漢書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前漢書目錄

漢

蘭

臺

令

史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康熙二十五年國子監祭酒臣常錫布祭酒加一級臣翁叔元司業臣宋古渾

司業加一級臣達鼎司業臣彭定求學正臣王默曲籍臣程大鼎奉

旨重校脩

帝紀三十二卷

表八卷

志十卷

列傳七十卷

共一百三十二卷

帝紀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目錄

前漢書卷一上

帝紀第一上

高祖邦

前漢書卷一下

帝紀第一下

高祖

前漢書卷二

帝紀第二

惠帝盈

前漢書卷三

帝紀第三

高后雉

前漢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帝泗

前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景帝裕

前漢書卷六

帝紀第六

武帝

前漢書卷七

帝紀第七

昭帝

前漢書卷八

帝紀第八

宣帝

前漢書卷九

帝紀第九

元帝

前漢書卷十

帝紀第十

成帝

前漢書卷十一

帝紀第十一

哀帝

前漢書卷十二

帝紀第十二

平帝

表

前漢書卷十三

表第一

異姓諸侯王

前漢書卷十四

表第二

諸侯王

前漢書卷十五上

表第三上

王子侯

前漢書卷十五下

表第三下

王子侯

前漢書卷十六

表第四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

前漢書卷十七

表第五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

前漢書卷十八

表第六

外戚恩澤侯

前漢書卷十九上

表第七上

百官公卿

前漢書卷十九下

表第七下

百官公卿

前漢書卷二十

表第八

古今人

志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

志第一上

律曆

前漢書卷二十一下

志第一下

律曆

前漢書卷二十二

志第二

禮樂

前漢書卷二十三

志第三

刑法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志第四上

食貨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志第四下

食貨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

志第五上

郊祀

前漢書卷二十五下

志第五下

郊祀

前漢書卷二十六

志第六

天文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

志第七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

志第七中之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

志第七中之下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

志第七下之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

志第七下之下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八上

志第八上

地理

前漢書卷二十八下

志第八下

地理

前漢書卷二十九

志第九

溝洫

前漢書卷三十一

志第十

藝文

列傳

前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陳勝

項羽

前漢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張耳 子敖

陳餘

前漢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魏豹

田儼

韓王信

前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縮

吳芮

前漢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荆王賈

燕王涓

吳王濞

前漢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楚元王交

劉向歆

前漢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季布

樂布

田叔

前漢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前漢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蕭何

曹參

前漢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前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繆

前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

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前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前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敖

前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前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賈誼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爰盎

晁錯

前漢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賈山

鄒陽

枚乘

路溫舒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前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河間獻王

臨江哀王

臨江閔王

魯恭王

江都易王

膠西于王

前漢書目錄

七

趙敬肅王 彭祖

中山靖王 勝

長沙定王 發

廣川惠王 越

膠東康王 寄

清河哀王 乘

常山憲王 乘

前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前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鄭昌 李博 趙破奴

前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二十七上

司馬相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司馬相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湯

子延壽

安世子延壽

前漢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前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張騫

李廣利

前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司馬遷

前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武五子

戾太子

齊懷王

燕刺王

廣陵厲王

前漢書卷六十三

七

昌邑哀王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列傳第三十四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列傳第三十四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前漢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

前漢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子惲

蔡義

陳萬年 子咸

鄭弘

前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

朱雲

云敞

胡建

梅福

前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霍光

金日磾

前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

李慶忌

前漢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會宗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

疏廣

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王吉 子駿 孫崇

貢禹

龔勝

龔舍

傳云兩龔是也

鮑宣 唐林 薛方

前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韋賢 子玄成

前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魏相

丙吉

前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睦弘

夏侯始昌

夏侯勝

京房

龔奉

李壽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前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前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

子育

成

由

前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

子野王

遂

前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

欽

楚孝王

買

東平思王

守

中山哀王

竟

定陶共王

蒙

中山孝王

興

前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前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王商

史丹

傅喜

前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薛宣

朱博

前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

于宣 同義

前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谷永

杜鄴

前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何武

王嘉

師丹

前漢書卷八十七止

前漢書目錄

列傳第五十七上

楊雄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

列傳第五十七下

楊雄

前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儒林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前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前漢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酷吏

鄧都

竇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業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前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貨殖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贏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丙氏

刁闢

師史

宣曲任氏

前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游俠

朱家

楚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前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佞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列傳第六十四下

匈奴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西南夷

南粵王

閩粵王

朝鮮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西域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列傳第六十六下

西域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列傳第六十七上

外戚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外戚

前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元后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九中

王莽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王莽

前漢書卷一百上

傳第七十上

敘傳

前漢書卷一百下

傳第七十下

敘傳

西漢十二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地
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

前漢書卷一上

高帝紀第一上

漢蘭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頌師估注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舉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訟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持起名焉

古曰邦之字曰國者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

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

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劉放曰予謂沛豐郡縣各史官用漢事記錄耳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一上

高帝

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

孟康曰媪母別名音鳥老反師古曰媪女老稱也孟音

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舉當特

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

謚等妄引讖記好奇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

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

皆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嘗息大澤

之陂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反夢與神遇師古

會也不期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昏謂暗也父太

而會曰遇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

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二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

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也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隆高也

準頰權準也顏頰額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

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

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美須髯師古曰

須在頰曰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

髯音人占反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剛去寬仁愛人意

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

之吏也亭謂停留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

行莽宿食之館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俗謂老大夫如耳

類此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

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玉家之媪也武

-3 146 33 885" data-label="Text">

負武家之母也貫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及而今之

前漢書卷一上

帝紀

三

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酷留飲酒

讎數倍宋如淳曰讎亦售也○一本無常字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

券棄負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高祖常繇咸陽應

日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縱

咸陽秦所都繇讀曰徭古通用字○劉放曰常作嘗縱

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喟然大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單父人呂

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

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沛中豪傑吏聞

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

主進又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

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費又音才忍反陳遵

傳云陳遵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

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令也大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乃給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

也易輕也音弋鼓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音徒在反實不

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

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備酒

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

坐者顯言故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

動目而留之若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媪怒呂

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媪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

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沛令善公求之不

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沛令善公求之不

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

祖師古曰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

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

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

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

之元不得為諡也韋說失之劉放曰予謂顏舉呂后

言以明元非諡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諡

者賈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輩與桓

公言吾為子白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

隱矣皆此類之學李斐曰休謂之

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

譽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景

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

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

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

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譽二音並無

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呂后與

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呂后與

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

原曰舖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

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

飲后因食之故言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

舖也舖音必胡反師古曰言

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因有此男

故大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

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

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

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今

求盜之薛治應邵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

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

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

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

古曰之往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

今人亦往往為筍皮巾古之遺制時時冠之師古曰愛

也韋說失之呂古以字籜音托時時冠之師古曰後遂號為劉

息之暇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

則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

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

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日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徒多道亡自

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徒多道亡自

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到豐西澤中亭

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

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徒中壯士願從者十

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夜徑澤中師古

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

中行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

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大殺

吾子人曰嫪子何為見殺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

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節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

時樸陽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故哭人

乃以嫪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

作咎咎擊也嫪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後人至高祖

覺師古曰覺謂寢寐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

也侍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

是東游以馱當之師古曰馱塞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

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遠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

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口口后曰至所居上常有雲氣

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高祖又喜沛中子弟

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必以一至萬示秋七月陳涉

起蕘蘇林曰蕘音機至陳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

因民之欲自稱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

楚王從民望也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

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

掾蕭何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

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可得數百人因以

為主吏

劫衆師古曰劫謂威脅之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會音快

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

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符他皆類此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高祖乃書帛射

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父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也沛今共誅

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

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

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

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不能

完父子兄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此大

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

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

讓衆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

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

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

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

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沛縣之廷

秦本紀第二

秦呼為暴臣禮記及大戴禮有暴廟之禮皆無祭

事師古曰奇慎云暴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

為暴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暴之

豈取暴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幟皆赤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由所

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

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目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

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邵曰戲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

在新豐東南二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

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率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

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秦將章邯距破之

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地引宜反

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

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沛公攻胡陵

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沛公攻胡陵

日屬山陽章帝元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

川郡川字或為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

沛令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

置守尉監此泗川有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浮

監有守壯其名也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沛公還軍

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

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北縣

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

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

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

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

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

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

他即如文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氏之釋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蘇林曰及魏招之即反至魏守豐師古曰為沛公攻豐

雅素也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

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

之不當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秦嘉東

借音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

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郊號大

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陽寧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

古曰東陽寧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

名寧君者姓在留師古曰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

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

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司馬尼將兵北

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定楚地如淳曰尼屠相師古曰至碭東陽寧

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不利還收兵聚留

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收碭

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

前漢書卷五十一

帝紀

六

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

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

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

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

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諡為號順民望也章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身七月大

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歸沛公項羽

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

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

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

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

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

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

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

由李斯子韋昭曰有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

河洛伊故曰三川也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

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人不

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

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人不

之纏絮於項纏者結礙也絮繞也蓋大破之殺項梁時為結細而繞項也纏音獲絮音頤

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

日音响怡師古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日响音許于反

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

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

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

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

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

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懷

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懷

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

韋昭曰秦名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

守是時改曰長

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尹

尹諸侯曰令尹時

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尹諸侯曰令尹時

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

日贊說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

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

-5 175 50 895" data-label="Text">

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

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

契也自函谷關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

以西總名關中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

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

為利言畏秦也

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

禍賊師古曰慍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嘗攻

殘賊也慍音頻妙反又匹妙反得音胡其反

襄城襄城無雉類

如淳曰雉音游笑反無復有活雉類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雉

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

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也師古曰楚

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

前陳王項梁皆敗

孟康曰前陳王陳涉師古曰孟說非也此

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多有後陳王乎

不如更遣長者

扶義而西

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告諭秦父兄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

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孟康曰道田碭

至陽城與杠里

孟康曰二縣名

也師古曰杠音江

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

攻破東郡尉於成武

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

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

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

韋昭曰栗沛郡縣名也遇剛

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將也孟康曰功臣表

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侯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奪其軍四千餘人

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

田安

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其下濟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

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

日章邯被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

被而走

邯

邑未訂沛公西過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國在雍丘西南

食其為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

曰諸將過此者多

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

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

酈生不拜長揖曰

師古曰長揖者手自

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

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臣瓚曰輕行沛無鐘鼓曰襲沛

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

未拔

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

師古曰白馬亦縣名

又戰曲遇東

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曲遇音顯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大破

之楊熊走之滎陽

師古曰西走也

二世使使斬之以徇

師古曰徇行示

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徇示眾士以為戒

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

遂略韓地

文穎曰河南新鄭南到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

特趙別將

司馬卬

師古曰卬音五剛反

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日縣名也屬河南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環音環

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

與南陽守龔戰犍東

師古曰犍縣名也音犍音昌由反

大破之略南

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

沛公引兵

過宛西

師古曰沛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

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

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

幟遲明圍宛城三市

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也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

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音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南陽守欲自到

文穎曰主虜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蘭相如為

以刀割頸為到

其舍人陳恢曰

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司屬官號恢音目回反

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援兵登陴今足

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

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師古曰其為要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端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請

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

武侯總襄侯王陵降

蘇林曰總音魚總之鯁音灼曰有臣表威總也王陵安國侯工陵也

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贊曰時穰成封

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威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

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

章氏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梅錞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章昭曰吳與借攻

蘇林曰蘇音彌錞之彌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

鄢鄢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縣即南陽

縣皆降所過毋得自掠應劭曰幽與虜同師古曰毋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

音力向反秦民喜遣魏人寧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

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也

日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

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

者耳何云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

姓瑕丘乎七十人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

中師古曰自與沛公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兒子

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曉關應劭曰曉音

曉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

旗幟過其人數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

令敵疑有多兵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秦

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止獨其將欲叛恐其

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黃

山鄭氏曰黃音置蘇林曰黃音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

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于

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沛公至霸

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水秦穆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喪人之服組者天子也繫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

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

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

信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也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

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也樊噲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

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音何

誹謗者族誅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

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

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空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

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

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餘悉除去秦法

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凡吾所

吏民皆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堵也堵音觀

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

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也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

鄉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

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

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

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持關在弘農縣

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遺跡焉

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穀城即新安

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

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

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

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居

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

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日也

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沛

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

字也名纏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

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良曰臣但

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

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秋

乃歲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籍吏民封府庫待

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諛小非言其盛將軍

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

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飛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

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

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

七里舊大道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

又力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

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

有隙師古曰隙謂間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人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

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

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

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

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獨騎與樊噲斬彊滕公紀成步

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

趣向也服音是矣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

此之類音義皆同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脫身去也他皆類此

聞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謂辭苟自免

故使臣獻璧

羽受之又獻玉斗

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虜矣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

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

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

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

羽怨懷王不肯

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

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

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

曰大夫

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

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

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

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陽尊懷王為義帝

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文穎曰變義帝為霸王

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

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

王梁楚地九郡都

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

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

都廢丘

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

司馬欣

為塞王

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都標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

陽

蘇林曰標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標陽縣是其地

董翳為翟王

文穎曰本上都秦所置項羽以

重翳為王更名為翟

都高奴

師古曰今在鄜州界

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

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

前漢書卷之三

帝紀

七

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

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本古國舉陶之後

敖為臨江王

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

音襄都江陵

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

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

燕王

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口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師古曰薊即幽州薊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

日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

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

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

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

夢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是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

見費田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

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

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師今梁

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

日棧即閣也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今謂之閣道

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諸

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

反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日齊集

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

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手放反。劉是遷也。秦法有

罪遷徙之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謂舉足而

身於蜀漢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

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

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

日三漢王大說師古曰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

署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

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

本作雍州兵敗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

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

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

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

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

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

前漢書卷三十三

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

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昨之

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

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越敗角兵時張良

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遺羽書曰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

翁如淳曰王陵亦聚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

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柳文穎曰柳

陽如淳曰柳音繡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

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

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

人與布使將追殺之柳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

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陳餘亦怨羽

也非班氏之錯柳繡二字並音丑林反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以擊常山王張耳耳

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

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

師古曰陝今陝州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河南王

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

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

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

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及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

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春正月羽擊田

築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

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

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

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

日復者除其賦役也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

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

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

戊師古曰縣讀曰雋○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以

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

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

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

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至

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

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故曰明其為賊敵

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

音人相為之為師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

有其例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仁者同

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

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三軍之衆為之

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

天下則可比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

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哀隔

三日師古曰衆哭曰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

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

喪兵皆編素師古曰編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

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種號直言擊楚之殺義帝

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

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

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塞殷河

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

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

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

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諸侯

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

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

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

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

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

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條

傳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

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

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

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敗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

城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多填於睢水師古曰殺人多填於睢水既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

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

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

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

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過沛使

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沈文

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惠魯元載行爲

漢王也漢王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及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

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

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

義就中外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

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而友與之遇而見拘執

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

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音灼曰外戚表周呂

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將兵居下

邑師古曰漢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

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

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

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

已曰說九江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

耳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騎官

各從其父嚮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瘵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

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

賴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

十大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

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

亭晉灼曰音冊師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

古曰音求索之索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

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敖

距漢軍為音干偽反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劉放曰諸

國人若上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

言楚子矣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

地在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宋令祠官祀天地

亦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

日乘登也登而守關中大饑米斛萬錢師古曰一人相

之義與上乘城同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

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

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

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

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騎

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

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曰是不能當

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

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縣師古曰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

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

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間反布戰不勝十二月

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撓

殺也師古曰音女殺反其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

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

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食曰豎儒師古曰言其

童豎師古曰趨讀曰促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令趨銷印

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莫反夏四月項羽圍

師古曰趨讀曰促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

漢榮陽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

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

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

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於

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

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

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駟頭或在衡應劭

曰雉尾為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

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

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

守榮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羽見紀信

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

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因殺魏豹漢王出

榮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穎

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王深壁令

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

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連燕齊君王

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

國音式涉反宛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前漢書卷三十一 帝紀 三十一

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

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

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

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

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縱公而虜

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跳獨出意也師

古曰晉詭是也音徒彫反。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成臯至逃故下支云獨與滕公共車出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音灼曰在大脩

武城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

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

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

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

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聚師古曰積音子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

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

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燒敵未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

音贊說

是適音他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

復從將軍

師古曰從就也

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

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敗

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

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汜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

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

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

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孟康曰於梁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

室山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

羽至盡走險阻

師古曰走音奏

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

軍旅老弱罷轉餉

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

漢王羽相與臨

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

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

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

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

罪二也

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慶尊之辭猶言

公子也時止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羽當以救趙

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

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

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有的掘音其勿反又彊殺秦降王

子嬰罪五也詐沆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

為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

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

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

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

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

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

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漢王病創

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母令楚乘勝漢王

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

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

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瘵師古曰瘵與愈同愈差也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歆頭櫟陽市

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宋祁曰歆自劉留四日復如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

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

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

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干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

箕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北貉燕

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

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軍士

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與反斂音力

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項羽自知

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

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

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索

隱曰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縣是始皇所鑿引河水

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縣南為官渡以東為

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

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而諸侯皆

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前漢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前漢書卷一上終

前漢書卷一下

高帝紀第一下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師音曰夏音正雅反已解於上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

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劉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秦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一下

帝紀

乙

音扶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

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

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從陳以

東傳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傳讀日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

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

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

殺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無公屠破六縣師古曰大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

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

父縣名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浹縣

聚邑名也師古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鷄鳴歌也

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鷄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歛越吟耳若以鷄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不可不得云鷄鳴時也高祖令戚

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鷄鳴時乎知盡得楚地

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

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

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

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祭反封項伯等四人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帝紀 二

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諸民略在楚者皆

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

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劉賈

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應劭曰兄伯下

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

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王淮北都下邳魏相

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魏

音胡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

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

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

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一斬其木而弗殊辜

離絕而異處也○劉放曰予按說六入漢書

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於是諸侯上

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大

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

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先時秦為亡道天

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

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

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

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大王功德之

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著於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味死再拜

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

乃可有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

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自漢中行威德誅

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

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

王以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

之事皆稱為幸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而

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

日縮慮與博士稷卨君叔孫通孟康曰稷謹擇良日二

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

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尊王后

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

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

日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

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

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音蕭何反

日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廣

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

其地非鬱林也○劉放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

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

之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

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

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縉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

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地虫音詩尾反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

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諸侯

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止者復六歲也民前或

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今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喻之○宋祁曰南本辨告作亂

告非是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

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

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劉放曰子謂有罪者

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

曰就加之也級等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贊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

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

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乘第諸侯子及從軍歸者○劉放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大夫加之甚

入爵師古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大夫加之甚

前漢書卷之六 帝紀

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墮與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

曰亟急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若其人故云或人

謂天子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甚亡

謂也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

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

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蘇林曰行音行

輕爵之法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

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覲其音同

耳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

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

為序列侯列者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見序列也

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

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事高帝時

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

上陵不陛下媿而侮人也師古曰媿易項羽仁而敬人然

得先對陛下媿而侮人也師古曰媿易項羽仁而敬人然

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

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知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宋本作戰必取捷○師古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言桀然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二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脫○宋

有其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

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少者侯師古

曰大者謂其長率師橫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

身也小者謂其從屬也雜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

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未至三十里

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自殺上壯其節爲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戍卒

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

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

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

速也長安本秦之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

鄉名高祖作都焉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

始故號曰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

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平代地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利幾反上自

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類

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

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

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

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立新即

既位也圖謂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

謀而賞之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懲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

故不知避罪遂致犯罪刑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

謂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韋帶秦地也

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

以別之非當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音他皆類此

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
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
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
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
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夫齊東有瑯琊
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
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
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

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三三
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知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
曰案文攻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
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
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
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
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
刑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以為若
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
當諸侯百萬也此東西秦也○劉
西字多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
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師古曰為國將軍劉
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絮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

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劉放

日按地里志東陽鄆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

稽為吳今此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郡王

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兒

為齊王○劉放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

秦郡此文亦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

晉陽上巳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

書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復上見諸將往往耦語

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為不足用偏封師古曰言有功而恐以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

有舊嫌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

者也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罷

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

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

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入臣也奈何令人主拜入臣

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

日等者所以埽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

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賜黃金

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

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

日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

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

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

○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始皇追尊莊

襄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八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

於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

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

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朱子文曰漢

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

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

失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

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

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

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

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

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盡立國美

美文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

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

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師古

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

記傳所說也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

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

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

罪不至于髡完其耐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

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

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

占曰依應氏之說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

義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應反又朱

廉及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

為長矣○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

除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

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

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

之能為能耐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

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頰旁

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耐民產子

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顏謬意而誤說文明矣復勿事二歲

師古曰勿事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

不役使也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

東門東闕宮以厭勝之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術理宜然乎數歲成敗未可知

師古曰匈匈宣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帝紀 十一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師古曰且夫天子以

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說師古曰說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還通

趙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

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

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櫜服虔曰櫜音衛應劭歸其

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歛之服也臣

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晉只也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

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皆復終身

勿事師古曰復音方日反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

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綉紵刻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

賈賣者也綺文縉也即今之細綾也縠細葛也紵織紉

為布及疏也劉織毛若今毳及氈絁之類也操持也兵

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籀音秋八月吏

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

王楚王皆從

殿上奉玉卮

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角古卮字作紙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器也今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大人常以

臣亡賴

應劭曰賴者侍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人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

亡賴師古曰晉說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今是也猶音工外反

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殿上羣臣皆稱萬

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

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心今之傳送囚耳○劉向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與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并捕趙王

赦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師古曰如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

師古曰如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也音其炎反

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

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

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右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劉歆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

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帝紀 十四

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

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

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呂氏起時死小黃

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

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

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

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月

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

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瑣

不足采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

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

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

臣贊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

特赦之○宋祁曰已當作以

上皇廟于國都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

侯九月代相國陳豨反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

嘗為吾使甚有信師古曰為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

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土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

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皆之師古曰去謂棄上自東至

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祁曰而舊本

為一而然漳水不在北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

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上曰守尉反

前漢書卷一 帝紀 十一

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

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揮之示速疾也魏武奏

事云今邊有警輒露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

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

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劉敞曰與猶待也○劉敞曰知與

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

字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音構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

騎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

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

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馬邑不下攻

殘之師古曰殊謂多所殺戮也○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

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

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上還雒陽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

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

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

者燕王縮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

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二處似遷都於

中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今獻

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

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令諸侯王通侯常

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劉

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

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

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夫

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

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

夫昌下相國臣贊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鄭侯下諸侯

王臣贊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鄭音贊師古曰贊說

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鄭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

志南陽鄭縣云侯國沛鄭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鄭者

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

城縣有鄭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士又有築水築水之

陽古曰筑陽縣與鄭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處之後子

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鄭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

文罷同更封延為鄭侯是知何封鄭國兼得筑陽此明

驗也但鄭字別有鄭音是以沛之鄭縣史記漢書皆作

鄭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

前漢書卷三下 帝紀 七

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為蓋此乃

統之疏謬不可考覆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成

師所居耳斯劍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

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劉放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

若曰團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瘡病勿遣師古曰瘡疲也音隆三

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以

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

四月行自雒陽至今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克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

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

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自略取疆梁地以為桂林象郡

南海郡故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

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師而治李之也甚有文理中縣

人以故不耗滅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

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就其

所居而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

立之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

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

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

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
立子長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
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
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為皇
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
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
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孟康曰音會保邑名
屬沛國蘄縣蘇林曰

音音審音灼曰蘄縣地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
艾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審而轉寫者誤為缶字耳
音保非也黠布傳則正作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舊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發沛宮
助行酒

見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
也音胡甘反上擊筑師古曰筑
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

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自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見皆和習之師古曰和
音胡助反上乃起舞愴慨傷懷師古曰愴
音口朗反慨
音口代反

泣數行下師古曰泣
目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

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
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宋祁曰
家或作樂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
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日反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

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並音來各反十餘日上

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在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

人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

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

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

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蕭何反周勃

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

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

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子也今書本或臣吳芮之子也

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帥古曰音普請立為吳

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

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

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

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

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

漢書僖諡及福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趙悼襄王師古曰

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

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信後君也令視其家

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

綰師古曰辟音必亦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三月

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

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

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

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

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

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

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

王萬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

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

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劉攽曰零陵武帝始

立郡文說誤矣且始叙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疑亦

傳寫妄加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

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

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非列侯而

特賜食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

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

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

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

即自主婚故曰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

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

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贊王構或云

公者此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放曰

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夫

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時

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為主可

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正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

主者緣公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

而第故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

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

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

治不醫曰可治○宋神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於是上嫚罵之

曰○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二字宜去之吾以布衣提三尺取

天下師古曰三尺劔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此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劔劔字後人所加耳此

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常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相侯時醫也臣贊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遂不使治疾賜黃

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

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

曰冀得上疾愈自入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贊

謝以為已身之幸也年四十二即位即位三年壽五十五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

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

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今乃事少

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以故不發喪人

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

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

陽宋祁曰榮舊本作熒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嚮是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文穎曰躋猶超也

行也音僑師古曰晉說是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下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贊曰自

三日長陵在長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

音胡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

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諡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

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

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也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剖符

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劉歆曰嘗都于豐故

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

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曰涉猶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音先淺反。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

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

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世祠

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

師古曰綴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

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

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

代未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

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前漢書卷一下終

前漢書卷二

惠帝紀第二

漢 蘭 臺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錦等奉
典籍胡胤詰監修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遠父之志故漢家

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高祖太子也母

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

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二

帝紀

乙

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

郎散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

郎也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

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

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放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

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

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宦官尚食比郎中

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宦官尚食比郎中

官閭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

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

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

而內官婦人有者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

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即古曰騶本廐之馭者後又

令為騶因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謂騶騎耳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子之人也舍人以太子之官屬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

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

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金又言二

百石者審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

備箕等也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也如淳曰斥開也

開土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

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

也下凡言黃金直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

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

一金與萬錢也劉放曰予謂諸書言若干二千石二

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

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

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

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

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爵五大夫吏

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

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特諸侯
治民職承太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
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臣人教帝書
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
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徒禁也師古曰諸家
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大夫
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謂云及耳非
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
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是
仕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逐
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上造以
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
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
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

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
骨血屬嬖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且起行治
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
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

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
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
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
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
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
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
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
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
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
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連音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又
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
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

為民也師古曰為
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
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

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師古曰同是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

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師古曰諸侯及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

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二十疋繚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

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

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偃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

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氏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放薨呂太后立放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

其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請

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平蓋齊內史本論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

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為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

齊益明也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無人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

兄吳王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擗越王勾踐之苗裔也師古曰越之兵助

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

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氏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甫謚

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轉

聞不知陷於穿鑿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

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

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瀼

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

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

月巳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

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

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

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與

古曰應說是○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類夏六月

舞陽侯噲薨師古曰樊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撥軍典者若近代之戎車也太尉灌嬰將春正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十七即位九

月辛丑葬安陵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

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

曰瞿瞿然失守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

王戮戚夫人因以悲夫謂殺趙

前漢書卷二終

前漢書卷三

高祖紀第三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生惠帝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

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

侯者二人師古曰父謂也惠帝即位尊呂

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

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

漢書卷三十五

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

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幾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

祿台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

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舉妖言

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二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社皆除之

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

夏五月丙申趙王宮

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

子強為淮陽王

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首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

今陳郡不疑為恒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為襄城侯

朝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

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蚌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

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

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

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

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商

潁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安

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應劭曰餐與飧

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筭錢如
今長吏食奉自復勝錢即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食酒
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賜是
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
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 陛下加惠以功次定
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

朝位 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

月乙卯地震羌道 師古曰武都郡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崩

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三年夏江水漢水汎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秋星晝

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特罪永巷後 詔曰凡

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君使

百姓百姓欣然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

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

屬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 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

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

山王弘為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

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

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

元年所立弘為襄

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王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

論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固自號武王化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秋八月淮陽王

彊薨九月發河東土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

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

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阿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地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阿陽者非也

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英錢也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路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

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

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效曰

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東下陳平用張辟疆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

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因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對王諸呂生年夏五月辛

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宣夫

如淳曰皆追諡號諡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

人高皇帝兄姊也

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

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

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

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

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關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關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督

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

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夏江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

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

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自知背

高皇帝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

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

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

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

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

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

師古曰給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

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

國守藩

師古曰之往也

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

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

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

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

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

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夫子為猶犬隨人行每

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須

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無處所也處字或

作類言無種類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

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曹參子

放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見相國產計

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曰王

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

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大尉勃勃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

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迺令持節矯內

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

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

曰屬音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

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

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相國產殿

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俳

徊往來師古曰俳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俳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

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

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

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

亂莫敢闖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令郎中

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

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人長樂

官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

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

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

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

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

為故惠帝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

曰闈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

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前漢書卷三終

前漢書卷四

文帝紀第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 高祖中子也母曰

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

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嬪好下在八子上

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

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太國

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

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

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

漢紀三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四

文帝紀

一

怡宜依字讀耳噴說謬也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

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諸呂謀為亂

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

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

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曰喋

音大類反本字當作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

無往以觀其變中尉朱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

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

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

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

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咷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

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

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

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

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

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

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兆筮曰卦卜以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荆灼龜文正橫也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

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代王曰寡

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

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

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

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

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車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

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

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

北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間也

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

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已

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

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

郢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師古曰揭

音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壽其

有爵位故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美讓侯母

丘嫂也晉灼曰若蕭項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郢陽

侯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項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郢陽侯喜以子濞為王追諡為項王后封陰安侯時

呂頌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安知其為項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

嫂也師古曰諸諡為傾者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

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

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以稱師古

曰稱副也音尺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寡人

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一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

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

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

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

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

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

牟侯興居先清宮應邵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辭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奠非常

奉天子法駕迎代郎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

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

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謂言中間之

時也他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

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干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選曰音步漢律三人以

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

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

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

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

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

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

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

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

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枚

幣相坐律令應劭曰幣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今除此律師古曰幣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

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

古曰愿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

焉音灼曰燿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

音直用反謂天下何以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

不宜及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如

猶更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

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

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

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

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

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

歲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

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

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

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

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

當更子啓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

者即得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

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

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

人或陷於死亡服虔曰陷音反姑之姑孟康曰陷音室

日服孟二音並通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

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

非也自別有訓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

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

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又無布帛

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

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

我取其陳鬻音之六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

為修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年八十已

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

帛人一疋絮三斤師古曰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

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不

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

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不稱者

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

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

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楚元王交薨四

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

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

前漢書卷四 帝紀

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

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水唯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

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尊

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

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

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

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

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駟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駟乎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駟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

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

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適讀

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

張華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

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九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

師古曰句音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及舉賢良方正

爲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師古曰省減也音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憫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

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音勅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

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充事而已餘皆

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春正月丁亥

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子先

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贊曰景帝詔曰

朕親耕右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

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斯則籍非假借明矣

稷曰粢在器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

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爲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彊彊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

必亦反疆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闕彊讀曰疆闕疆音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

衛侯

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燧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

疆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

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

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

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

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詆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與

妖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

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

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謾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及吏以為大逆

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

觸也亦至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

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詔曰農天下之大

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

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

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賴

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

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

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

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見命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嬰

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

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

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師古曰復音方日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

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

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一姓將四

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

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誚誤吏民師古曰誚

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日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

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其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

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

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

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

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

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

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

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

龍淵昭帝廟號循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

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

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造

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

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罍罍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罍罍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罍罍獨

災也師古曰罍罍謂連關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

其形罍罍然一日屏也罍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

方文穎曰李慧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字星

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字也慧星光芒長參參如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

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

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

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

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

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

使者自殺

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

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

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

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繪

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

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檠或用

繪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檠音啓

詔曰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師古曰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

成則眾庶飢餓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

是無蓄積故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而功未興是

農事也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師古曰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

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

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

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百二百

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

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

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

身從事晉灼曰廩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

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

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師古曰功臣表云併侯孫單以父比

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除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

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

謂約東也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

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斂不明師古曰斂林謙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策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禮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

日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倍皆歸福於朕躬

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

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音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

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訟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師古曰五廟即下涓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

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

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

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許令人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禘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祥也冬十月新垣

平詐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孝惠

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

登

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

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音

皆類此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

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

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

加益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

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蕃

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

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

能得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音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狄荒服

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

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

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

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

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

也還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

道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

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

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今吏

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

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則細柳不在渭北棘門霸上此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官

同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

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蝻蝗

音胡光反令諸侯無人貢菟山澤師古曰菟解也解而不禁與眾庶同其利

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曹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以振民民得買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二十三年即位即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臨哭也

音力禁反下云服臨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

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

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

安寧臣贊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朕

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

也行音下更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

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噉音弋於反帝自

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

猶然其意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可廢矣

謂此詔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也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

音二說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

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

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

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

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

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

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

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

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放曰文帝制此

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

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學

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

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

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

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它

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

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令中尉亞夫為車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郎中令張武

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與屯郎中令張武

為復土將軍

土復反還也

如淳曰主穿壙寘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師古曰卽張武也

賜諸侯王已下至孝

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已葬霸陵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

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

師古曰施廢施音式爾反

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

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

猶有文帝所

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如厚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繒

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

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

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

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

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

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

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

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烏呼仁哉

前漢書卷四終

前漢書卷五

景帝紀第五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

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

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

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

建武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五

帝紀

一

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
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
有德可尊○劉敞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
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 制禮樂各有

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張晏曰正月旦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

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

釀醇酒也味厚故以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

薦宗廟耐音直救反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除誹謗去肉刑賞賜

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師

曰耆讀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不私

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

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

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

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

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陛下永思孝道立

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

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

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

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喬使者往

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

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

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陞無所

農桑較畜師古曰饒謂饒塉瘠薄也陞謂漏隘也較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饒音苦交反陞音狹較

子古繫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日

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

之誤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

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

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

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者憤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者作之著音竹筋反廷尉信

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

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衙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

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

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

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

前漢書卷五十一 帝紀

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命為士伍天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奪之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昇其所受職

師古曰昇與也以所受之職與捕告者也昇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春三月立皇子德

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

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

為列侯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音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

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

殺嘉大逆無道音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

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

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

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

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闕其義兩通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

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

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

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

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

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

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濞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

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

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

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

戌晦日有蝕之

○續後四十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夏募民徙陽陵賜

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十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

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

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

苛周昌孫子為列侯

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也

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

諡誅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誅文也臣瓚

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

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

文音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策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

小行人主諡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

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

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

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

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

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

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

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劉敞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

典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官記景

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

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

劉敞曰按景卞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

諡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吏於此追舉王薨

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

遣光祿大夫弔祔祠應劭曰衣服曰祔祠飲食也車馬曰贈師古曰祔音遂贈音芳

鳳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

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

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

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令改曰棄市自莽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

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磔音竹客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

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

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

尉為都尉

師古曰更謂改其號

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

者四人子

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

之故封其子

皆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

月皇太后崩

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以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

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綈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

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說為謬

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

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戌戌晦日有蝕之立皇

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二月起德陽宮

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

景帝廟

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

不得出關

服虔曰縮衛縮也馬十歲齒下平

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

罪欲腐者許之

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執不能復生子如

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劉歆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

終亦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

師古曰亦

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

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

朋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

職朕甚憐之

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

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

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

讞之

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

偽黃金棄市律

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

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

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

師古曰雨雪音于具反

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

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

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

亡度者或不

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史二千石車朱兩轡

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轆以簞為之或用革如淳曰轡音反小車

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卽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轡

音甫元反反駮音方遠反

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

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

輔舉不如法令者

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

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地

史也應說失之○劉敞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

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

以壽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

耳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

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筆令語

在刑法志

師古曰筆音止藥反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土郡

取苑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三所分有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二萬人養馬三

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吏卒戰死者二千

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

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

讞者不為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

欲令治獄者務

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

庶長

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夏大酺五日

民得酺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

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師古曰屯

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

師古曰食讀曰飲沒入者沒入

其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

紅者也

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絳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也是

絳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

紅讀曰功絳音子內反條音它牛反農事傷則飢之

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也

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為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徭

欲天下務農蠶素

有畜積以備災害

師古曰蓄積日蓄

彊毋攘弱衆毋暴寡

師古曰攘

取也音人羊反

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師古曰遂成也

今歲或不登

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爲吏

張晏曰以詐偽人爲吏也臣贊曰律所謂

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史耳

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

侵牟萬民

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蚌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

縣丞

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

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

其令二千石各脩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

同音莫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

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

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廼得

官

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廼得爲吏十筭十萬也

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筭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訾同他皆類此廉士筭

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

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

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閒

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

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師古曰樹植也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

王者坐臧為盜

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用

二千石聽者與同

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

宮

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

駟

師古曰八匹也

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

其家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力目反

二月癸酉葬陽陵

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

師古曰不可勝

漢興掃除煩苛與

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十六載之

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

周云成康漢

言文景美矣

